

## 南券门巷28号

□陈忠

### 请客

□邢新锋

天气渐暖，大家聚餐都喜欢去凉爽、开阔、自在的夜市去。傍晚，我带了几个同事去一家有特色的夜市，正好碰见另一位同事C君也带着几个同事已在那儿坐着。C君一见我们，很高兴，就说，都不是外人，干脆咱们两张桌合在一起吧，热闹呀！看来C君今天也是做东。我犹豫了一下，同意了。同事们也都笑着打着招呼把桌子并在一起。

我和C君一起去点菜，C君说，今天人多，咱多点点菜。我自然没意见。大家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很快就酒过三巡。一会儿，我邀请的另一位朋友到了，还带了两瓶好酒，因别的酒已经打开先喝着了，这两瓶好酒便放一边先储备着。

又过了一会儿，单位一位领导带着我们都不大熟悉的几个朋友也来了。跟大家打过招呼后，领导他们坐在了另一张桌上。

我们已酒过好几巡，领导桌上也渐入佳境，热闹起来。C君说，我们这张桌上最好也向领导那桌敬个酒表示一下，他自告奋勇担此重任，说着就把我朋友捎来的两瓶好酒抓在手中，走向领导桌。

C君在领导桌敬酒，谈笑风生，领导显然也很受用。

我们这桌酒过数巡，已意兴阑珊，准备撤席。C君在领导桌正掀起高潮。

我悄悄把账结了。

同事们说，C君请客，一箭三雕呀！

### 【诗歌】

#### 回忆(外一首)

□卞奎

如果  
回忆仅仅是一条河  
她怎能载得动那么多的浪花  
青春和绿树  
曾倒映在她的两岸

如果  
回忆仅仅是一座山  
他怎能担当那么多的风风雨雨  
雄鹰和信念  
一直盘旋在他的巉崖之上

我们播下了  
常青树的种子  
回忆的翅膀  
撩动着漫山遍野的芬芳

### 致知青友人

一千遍一万遍地  
向知青岁月致礼  
只为——  
万千知青站成常青的树林

扎根于青山大地  
历练于风云际会  
我们雄起着艰辛的身躯  
向远方播种着绿意

每一寸坚韧的根须  
都是勇者的承担  
每一只生意盎然的叶片  
都是一部撼人心扉的活剧

我们珍藏——  
白山黑水的泪花汗水  
煤油灯下青春的故事  
还有戈壁滩头的恋歌曲曲……

一千遍一万遍地  
向知青岁月致礼  
更为——  
万千知青汇成繁星的天宇

一个个浴火的知青  
堪称一颗颗星星  
曾经的轨迹  
该是生命值得回眸的闪烁

在共和国浩瀚的天空中  
一起挽臂走向未来  
我们坚强的笑声  
点燃世人的情怀

###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 【济南往事】

我是在济南南券门巷出生的，一直长到快七岁，才搬到南凤凰街8号大院的。

印象中，这个大杂院分前后院，前院有两家，一家姓刘，男主人叫刘春华，有两个闺女、两个儿；另一家姓魏，魏奶奶胖乎乎的，很慈祥的一位老人，她有一个儿子、两个闺女。后院有四家，我们家一家三口人住靠西边的北屋；我们家挨着的北屋也姓陈，是一对年轻的夫妇，没孩子；西屋住着李叔叔一家；东屋是薛伯伯一家三口。薛伯伯和我母亲都是毛巾厂的职工，他有个长得很清秀、很漂亮的妻子，他的女儿比我大一岁，我叫她华子姐。

那时候，我被全托在济南毛巾厂后营坊的托儿所，只有星期六晚上才会被母亲接回家，和父母团聚，然后，星期一一大早就哭着闹着被送回了托儿所。有时闹得厉害了，我就在地上打滚，母亲急着上班，怕迟到了扣工资，无奈之下，就会把我留给前院的魏奶奶照看着。

魏奶奶膝下也有两个小孩，好像是她的孙子，和我差不多大小。我们就在一起打闹，玩得没意思了，就会到前院西屋的刘伯伯家去玩。刘伯伯在藤竹厂上班，刘嬢嬢是家庭主妇。他家四个孩子都比我大。我们几个真的像没爸没妈管的孩子，撒了欢儿地挥舞着篾条打闹着。有时，会把刘伯伯家编好的竹篮子、竹耙子、竹筐子压扁或弄坏了，刘嬢嬢就会把自家的孩子没头没脸地打一顿，却从没动过我们一指头，但那惨烈的场面也会震撼住我们的。

小的时候，大人都叫我捣蛋。许是我属老鼠的缘故，喜欢到处乱跑，或者是天生就很皮吧，所以，在弟弟出生之后，我就开始了被父亲一次次地体罚。一天傍黑，父亲下班后，正在自家门前生火点煤球炉子，准备做晚饭，突然就见隔壁的陈叔叔和我父亲吵了起来，面红耳赤的。后来才知，陈叔叔嫌我父亲点炉子故意把烟往他屋里扇，父亲给他解释，说是刮南风的缘故，并不是有意的。父亲把炉子往西边挪了挪，可陈叔叔还是嘴里不干不净的。父亲急了，就回了几句。没料到陈叔叔伸出一个直拳，朝着我父亲的胸前就来了一拳，而这一拳正巧被我看见了。见父亲吃了亏，我拿起炉子上的火钩子就朝着他的右腿上狠狠地抡了过去。那是夏天，都穿着短裤，我连砸带烫的

这一火钩子过去，他受不了了，停下与父亲的打斗，转过身就冲着我过来了。这时，薛伯伯忙上前拦住了他，前院闻讯赶来的大人也开始数落起他来。

过了几天，父亲单位的三个长得很壮的叔叔来我家喝酒，划拳的声音很大，像打仗似的。他们都喝得有些摇晃了，临走时，站在陈叔叔家门口，叫嚷道：别再找事啊，记住喽。

半年后，陈叔叔搬家了。薛姨是薛伯伯的第二个老婆，她一直没有生育。华子姐是薛伯伯和他第一个老婆生的。所以，薛姨对华子姐一点也不亲。

一个冬日的晚上，薛伯伯过来跟我父母商量，想让华子姐和我睡一个床，说薛姨患了神经衰弱症，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父母原来就喜欢女孩，一听这话，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没过一个礼拜，我浑身起了很多小红疙瘩，瘙痒得很。母亲起初认为是麻疹，到了厂里的医务室，大夫一看，说是蛇蚤咬的。回到家，母亲忙扒下我身上的棉袄，一看，棉袄的衣缝里密密麻麻的，爬得到处都是。她吓了一大跳，忙把我身上的衣服都扒掉，让我泡在放满热水的大盆里。母亲把扒下来的衣服扔到院子里的晾条上，用笤帚使劲地抽打起来。我在屋里听得真真切切的，母亲就像在抽打一个万恶的地主婆一样。过了一會兒，母亲把棉袄拿回屋里，启开炉子盖，放在炉子上方，悬空着，反反复复地烤了起来。

当天晚上，华子姐就回她自己家睡觉去了。

这件事，父亲一直不知道，母亲没敢告诉他。

第二天，太阳一出，母亲就把我床上的被子和床板上铺的干茅草搬到院子里晾晒起来。中午，薛伯伯从街上买回一大捆金黄金黄的干草，说：换上新的吧，旧的留着摊煎饼时烧火用。

记得那晚上，铺上新干草的床很松软，似乎还有淡淡的阳光味道。

那时候，我体质很弱，常常生病。听母亲讲，有一年冬天，半夜，屋外下着大雪，我突然发起了高烧，而父亲又不在家，急得母亲没有了主意。她不停地用蘸着凉水的毛巾擦我的脸，可烧就是不退，无奈，她用一床薄被子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的，抱起我就直奔省中医院。

走到南券门巷南头时，她犯了愁。

## 人生就是一场陪伴

□孙世国

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其实，人生就是一场陪伴。

去邮局给朋友寄书。包装的时候，进来一对年纪六十开外的夫妻，来邮局寄衣物等包裹。等待检查的时候，两人凑上前来，见我在柜台上堆满了正要打包的书籍，而且五套都是一样的，男士顺手拿起来端详：“《梦回故乡》，孙世国……这书是你写的？能出书了，不简单啊。你是教书的？”针对夫妻几乎同时的追问，我一一作答。

听他们老两口的口音，感觉他们是东北人。

“你们来龙口养老？还是儿女就在龙口？”我问。因为在龙口谋生的东北人比较多。

“我们在阳光康城租的房子。去年冬天回来看老妈，这不，去年腊月老妈过世了，二十多天前，老爹也走了。”女主人一边等待邮局工作人员查验要邮寄的衣物，一边跟我解释。父母的相继离世，并没有从这位头发已有丝丝发白的女士的口吻和表情上体现出过多的悲痛与伤感来。她自己都六十多岁了，估计父母年龄也都不小了。“我父母还有兄弟姐妹就住在簸栾村。小时候，家里没吃的，老吃地瓜饼子就咸菜，我就奔东北爷爷奶奶姑家去了。要是当年家里的生活像现在这样，谁还去闯关东啊？还是家乡好啊，山东的白面真好吃。这邮局就是不能邮寄面粉哈。”听她的口气，似乎在回味好吃的山东面粉而对应是否能带山东面粉回东北有些矛盾和犹豫。

“你们是东北什么地方的？孩子都在东北吧？”见老两口忠厚热情的样子，我一边包书，一边跟他们俩搭讪。

“我们家住吉林白城。儿子毕业后原本是想到山东东营的胜利油田找工

作，可儿子老实，到东营人生地不熟的，就去了大庆油田。没想到，大庆那里比白城还要冷。”女士跟我说。

说话间，女士向邮局的工作人员展示了她要寄的物品，我在旁边听着、看着，无非是一些毛巾被、毛线衣、鞋子，还有三根用以刷碗的长长的丝瓜瓢。她还向工作人员展示了一个小小的塑料包装：“这是丝瓜种子。在东北，丝瓜总也长不大。我绝对没有夹带什么违规物品。”工作人员见老两口面善淳朴、态度诚恳，并不动手检查衣物，只是远远看了几眼，点头示意他们可以打包了。

女士用针线缝化纤编织袋，她丈夫就在身边来回走动：“报个保价行不？也多花不了几块钱。”他向妻子建议。

“不用打保价，这些破玩意儿，丢不了，没人要。我这都几十年了，来来回回寄这邮那，就从来没丢过。”

“咋不值钱？我那一双鞋就两百多呢！”

“快一边歇着去。除了吃饭，啥都不懂！”女士一边缝着包裹袋子，一边

